

缤纷生活

生活其实很简单，虽然平凡却有着一缕清幽而淡远的醇香；又像一抹阳光，虽然稀少，却有着五彩缤纷的美丽。

情在人间

南海初中九(2)班
学生记者 夏艺宸(证号B02107)

问世间情为何物，我想人间处处是真情。

心乱如麻·心如止水

墙上的影子逐渐拉长，慢慢褪成朦朦胧胧的。书桌旁，我独自一人，盯着手中的小物件儿，眼前不禁有些模糊。

不知为何，脑海里总浮现小蒋老师与我们分别的场景——她实习结束了。当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，我心乱如麻：她居然这么快就要走了！告别的时候，只见她推开门，捧着送别礼，满脸笑意地走进来。掌声齐鸣，我却有些难过。

小蒋老师先是抽签，抽到的同学去领礼物。我托着手中的小礼物，回想起小蒋老师曾经说过：“告别与错过是一种常态，相遇与相识是一种奇迹。”

人云亦云·仁人君子

班里有位同学姓李，名帅志，大家都称他“大帅居士”。一是因为他“龙猫”似的身材；二是做操时十分认真，但较夸张；三是他读课文时声情并茂，有些滑稽。一开始，我也是人云亦云，被他的“魅力”所“倾倒”。可后来，我才发现他原来是一位仁人君子。

有一次，我捧着水壶想去灌

水。这时，坐在我身后的他似乎瞥了我几眼，冲我说：“要不我顺带帮你灌吧，我自己也要灌。”我连说不用，见推托不过，便欣然接受了。

我接过水，喝了一大口，说不出什么滋味，直沁人心脾。也许是甜味吧！我心中隐隐愧疚，又不胜感激。孔子说得好“里仁为美”，“大帅居士”又何曾不是一位仁人君子？

希望渺茫·喜出望外

两年前栽的一棵小树，前年长了一次叶，去年长了一次叶，不过都在秋日的某个清晨落了。

冬日的寒风如刀割般袭向人世。正是寒冬，小树光秃秃的。春日暖阳如母亲的爱洒向山水间，阳春三月，小树像是被抽干了水。夏日的暴雨如幕布般倾泻向空，初夏来临，小树却无一丝生机，依稀记得，去年三月就长叶了。我一度怀疑这“光杆司令”迟早要成为废柴。

一日清晨，我正在晨读，蓦然瞥见那棵小树：靠近根部——树干的最下端，长出了一撮绿！我欣喜若狂，原本希望渺茫的小树居然还好好地活着。喜出望外的我赶忙给它浇了水，在树旁足足伫立了半晌。

世间深情数以万计：师生情、父母情、同窗情、物我情……也许，情在人生中只是过客；但是，人人珍情，人人对情有份期许，情就会永驻人间。

在孤单中狂欢

定海二中九(7)班
学生记者 胡雨茵(证号D12047)

孤单，是一个人的狂欢。狂欢，是一群人的孤单。

儿时，我生活在乡下的外婆家。由于天生喜静，每当有同龄伙伴约我一起去田野中撒野时，我总是微笑着拒绝。久而久之，找我玩的人少了，我渐渐地被遗忘。

我就像一滴逃离大海的水，迷茫着，不知去往何方。

直到那天，我遇见了狗尾草。小土坡上，一望无际的狗尾草。清风徐来，大片的绿潮涌动着，轻柔地裹住我全身，随即又退回原地。我合上手中的诗集，躺下来，闭上眼睛，享受着这一刻与大自然独处的惬意与美好。狗尾草吻着我的脸颊，是暖暖的，因为伴着春日阳光。有时它则会调皮地蹭着我的脖子，痒痒的。我能感受到完全放松下来的自己。时光像河流缓缓淌过心间，一去不复返。呼吸变得均匀，心跳也仿佛慢了半拍，枕着满满的狗尾草，以白云为被，以大地为床，闻着清香，听着鸟鸣，悠然自得地睡个午觉。

没有烦恼，没有人打扰，岁月，静好。

尽管偶尔也会感到孤单——这是必然的，但我也不得不承认，我喜欢沉浸在一个人的世界。有得到就必然有失去，大部分孩子的童年底色是五彩斑斓的，他们整日成群结队地玩耍，笑声如银铃般在天空久久回荡，但他们始终无法体会到天人合一的极致快乐。那么，就让我选择这条鲜有人走的路吧，用孤单添一抹嫩绿，像那狗尾草一样，默默无闻，独自美丽。

“云把水倒在河的水杯里，它们自己却藏在远山之中”，我轻轻吟诵着泰戈尔的《飞鸟集》。我想用清新简约的诗句，配上一尘不染的蓝天，愿那瞬间永远定格。

每个人都是不同的个体，脚踏实地走好人生的每一步，虽孤独但不寂寞。遇见快乐，遇见自我——或许是在孤单中狂欢的真谛……

价值定义

旌旗山初中八(2)班
学生记者 刘梦琳(证号B16064)

自信不需要向任何人证明。

从小到大我养过很多盆栽，多肉、六月雪、文竹都曾在我的书桌上存在过。但在那么多的娇贵花朵之中，我唯独记得那盆仙人掌。

我一手拿着写着89的数学成绩单，这是第五次考砸了；另一手提着盆枯萎的文竹，这是第无数次养死了。我对着我爸哭了一晚上。

第二天我爸像变戏法一样将一盆仙人掌放在了我的书桌上，对此，我不屑一顾：“爸，这玩意儿丑的要命，我不要。”我认为仙人掌也就坚韧一个优点。

我盯着那盆丑丑的仙人掌，最后选择埋头写题，不想看它。自此，每天我一生气就冲着那盆仙人掌大骂一顿，它置若罔闻，自顾自地长。

一个月、两个月、三个月，眼看我一滴水没浇，却长得格外茂盛的仙人掌，我心里憋屈得很。

“又考砸了！”我连哭的心情也没有，将试卷展开在我爸面前，他却说：“去看看那颗仙人掌。”我感觉有些莫名其妙。

那盆仙人掌从最开始的小团，慢慢长大，如今更像团绿色的瘤一样可怖，上面的刺长得还挺扎人的。但是，它有一点与几个月前不一样了。它开花了。金色的花绽放放在绿色顶部，在那样粗犷和野蛮之上，竟托起这样的温柔与细腻。

那花是极娇极嫩的，像开得小心翼翼，它甚至都不敢完全张开耀眼的瓣。

我回到客厅，一言不发地拾回考卷，走到书桌前写题。

我知道我爸想说什么了。每个人的价值不被定义。没有人规定一朵花必须成长为玫瑰或向日葵，我也一样。仙人掌从来没有在乎我骂了它什么，它要的只是生长而已。它只需向自己证明它是耀眼的。数学成绩差并不能成为一种定义，它不是衡量我的价值的标杆，我不需要向任何人证明我是优秀的，我只需要告诉我自己：“我也不赖。”

不要让任何外界的眼光束缚住你，也不要试图向别人证明些什么，不要让任何东西影响你的价值。生活仍旧向上过着。

教育里的爱

普陀二中城北校区九(7)班
学生记者 李奕辰(证号A0641)

妈妈，我和你的相处，不是在教育，就是在教育的路上，当然，这种教育有时让我反感，有时却带给我温暖。

小的时候，是最需要教育的，那时的懵懂孩童，自是不知那些烦琐的规矩，是你一项又一项告诉我：食不言；寝不语；粒粒皆辛苦……你不厌其烦，可小孩子的记忆力哪有这么好？往往是左耳进，右耳出，不当一回事。那时，我喜欢一边吃饭一边看电视，边看边笑，饭粒也喷了一桌子，一顿饭要吃一个小时。你说了我很多次：“别看了，再看打你屁股！”虽然你一次都没有打过我。

当我长大了些，青春期放荡不羁的性格，自是希望自己能闯出一条道路来，不希望大人再来瞎操心。我喜欢看小说，看着看着，也想写些东西出来。写作业时，一有思路，便将作业一扔，拿出本子写小说去了。一次写得正尽兴，突然背后一凉，回头一看，妈妈，你正虎视眈眈地盯着我，我只能手足无措地愣在那里，不知道怎么办。

你盯了我好一会儿，说：“作业都写完了吗？”我咽了一下口水，摇了摇头。“没做完，你还有空写这种花里胡哨的东西？”我也来气了，辩解：“什么花里胡哨？这有利于提高

我的文学素养！”

你看了我一眼，一把抢过本子，出去了。我顿时慌了神。十分钟后，你拿着本子进来了，一句话没说，将它放在了床头柜上。你出去后，我打开本子，未写完的小说后面有一行字：“写得不错，下次写完作业后再写小说哦。”我顿时心花怒放，埋头写起作业来。

后来，教育我的次数随着年龄的增长非但没有减少，反而愈加多了，这让我对此特别反感。虽然我已经十三岁了，但你还是将我当成了三岁的小孩子。当我去上学时，你一如既往地告诉我：“出门要小心啊，认真写作业，不要边写作业边听音乐……”当然，我只是淡淡回一句：“我知道了。”和你的距离，因你的教育，好像越来越远了。

晴空万里的一天，你让我带上伞，我看看窗外的阳光，亮得刺眼，便没拿伞就出门了。没想到，傍晚时就下起了大雨。无奈，我只能打电话让你来接。电话那头的你，劈头就说：“你怎么不带伞？不是和你说了，今天会下雨！”

我挂了电话，躲在屋檐下等待，不到一分钟，你就来了。我惊讶你的速度，你却说：“早就知道你不会带伞，所以我一下班就赶过来了。”我张了张嘴，没说什么，只有雨声滴滴答答。

教育里的爱，长大了，就越来越深刻了。